

老上海的屋檐下

卢汉超《霓虹灯外:20世纪日常生活中的上海》中文版最初于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,属于“上海史研究译丛”之一。卢汉超原籍上海,时为美国佐治亚州理工大学历史系教授,从事近代中国城市都市化与工业化研究。《霓虹灯外》为他赢得了极高声誉,时隔十余年,山西人民出版社近期重版该书。

近期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出版了连玲玲的《打造消费天堂: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》《生活的逻辑: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分子》,我以为,两部作品与卢著正可谓“民国老上海历史三部曲”,叙事对象分别是富人、知识分子和平民。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,迅速以蓬勃欣欣姿态跃居为东方明珠。老上海屋檐下人们的活动构成了这个大都市特有的变奏曲。面对商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,不管哪个阶层的上海居民都采取了实用主义的、老练通达的价值观。《霓虹灯外》因其立意,更贴近普通居民日常的衣食住行。

作品的采样主要来自人力车夫、棚户和弄堂居民。根据翔实的调查,作者分析三大群体的成员来源、收入水平和生存现状等情况。绝大多数人力车夫原来都是农民,作者描述了车夫的艰难处境,同时从物理学角度解释劳动强度,又从车夫的轮休制度和打牌喝茶听评弹等娱乐活动,实事求是地说明这一行当并不像许多

文学作品所描绘的那样“落后”和“无人性”,这也是行业持久存在且具有劳动吸引力的原因。

棚户区相当于贫民窟。作者以药水弄、藩瓜弄和肇嘉浜为例,其住户主要是难民或失地农民,尤以苏北移民为主,进厂就业是他们的梦想。为此他们需要社会关系的介绍,给工头送礼,有些还须经过技能考试,棚户构成了上海早期产业工人队伍。城市生活远非他们所想,给他们打击的同时也给予些微希望,他们渴望逃离农村破产的悲惨状况,城市是唯一可能拥有的光亮。棚户区是霓虹灯外暗影重重之地,向来是政府整治重点,棚户的反抗意识也是最强烈的。

弄堂居民是本书讨论重点。一栋面积50平方米、人为分隔房间的楼房,至少要容纳三四户人家,且成员复杂,有工人、教师、画家、作家、店员、白领、小业主、妓女、二奶、教士等。一板之隔,演绎各种人生。邻里之道,怎样保持适当的距离?真是生活的艺术。作者从时人记载和社会案例里提炼了“七十二家房客”的各种生活场景:倒马桶揭开了都市生活清晨的序幕;收粪其实是一项有利可图、被青帮垄断的业务;家庭经营模式的纸烟店、粮店、熟水店、裁缝店、点心摊,与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一起,提供了便利的社区服务;深夜巷口传

来的馄饨摊的吆喝,用长筒袜系缚吊下的宵夜篮子,给上海弄堂的晚间生意平添了别样的风情。

本书还揭示了“现代房地产市场的兴起”。作者指出,上海的房地产市场是随着里弄的建设而兴起的。这部分阐释与石库门的兴起紧密相连。除了相当专业的石库门建筑结构和空间变化的阐释之外,作者利用各种数据和图表呈现民国时期上海的房屋转租情况,分析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在地产登记上出现“挂号洋商”的特殊产权模式,而所谓的“二房东”现象也是上海独特商业文明的反映。在房源紧张的前提下,房客变成房东的层层转化,说明商业意识不仅存在于大商贾,也能在因谋生而产生的小买卖中找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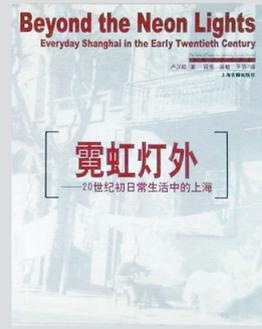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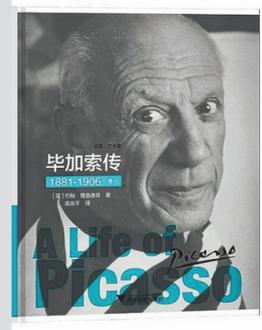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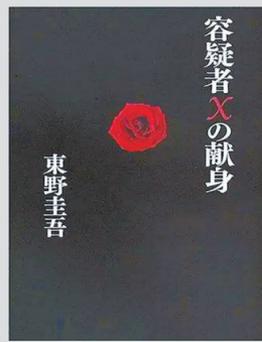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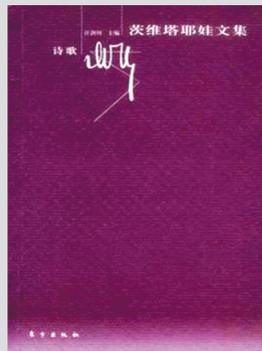
大上海,小市民。近代上海平民各类群体的交互活动,实现了城市生产、交流和交换的正常运转,社会分工日益明确以至于形成了不同专业领域和商业买卖,构成了上海这个快速走向现代化的大都市的基本面貌。作品所描述的人群对象及其活动与现当代形成的镜鉴,表明了哪些是持久的、合理的,又有哪些自然而然发生了变化,或者在政策外力下得到了改变,这种改变或许是好的,或许脱离了百姓的实际需求。近代上海历史研究和经验教训,是一个值得不断深入理解的命题。

/ 林颐

摩登上海

/ 王家年

本版电邮
zhbookworm_123@163.com



上海是我的故乡,在那里读书、工作60年,对那里的一切都熟悉。然而读李欧梵小说《上海摩登》修订本,却发现一个在我出生之前那段时日的陌生的上海。

提起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,脑海里总会驶过一辆有轨电车,叮当之声绕耳。霓虹灯闪烁的街道旁,手指涂着蔻丹的摩登女郎,握着香扇从黄包车上款款而下;熟练地挽起男伴的手臂,偎依着走进百乐门暖暖的昏黄灯光里。那时还是孩童的李欧梵,第一次接触上海的都市文明,便被中国饭店的旋转门给惊着了,引得一旁黄包车夫也不怀好意地笑起来。他不禁感叹:到底是摩登的“东方巴黎”,连黄包车夫的优越感都如此底气十足。

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,已经拥有丰富的现代生活。《上海摩登》修订本绘制了一张90年前的城市文化地图——外滩的万国建筑群,南京路上的先施和永安,法租界里的咖啡馆,愈来愈美丽的歌舞厅,被奉为时尚指南的《良友》杂志……李欧梵对旧时上海的还原,无疑精确而全面,既未夸大其辞,也不厚此薄彼——对于穿梭在石库门与弄堂之间的市井百姓来说,外面的世界就像抹在素脸上的脂粉,脂粉是外国进口的,脸上的皮肤却是实打实的“中国制造”。

也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电影最能代表上海的摩登。其时,大众皆以看电影为时髦,电影明星颇受追捧,影院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,电影产业的发展更是生机勃勃。书中由电影院说到电影杂志,从流行口味谈到剧目研究,兜兜转转最终还是回到了城市的原则——而那些记忆里的上世纪30年代老电影,恰恰在半个世纪后与香港电影隔空映照。正如李欧梵在该书后记《双城记》中所言,香港“依然是上海这个传奇大都会的可怜的镜像”。正因彼此互为“他者”,爱把镜头对准上海的香港导演们才能从上海找到自身的映射,“上海和香港所共享的东西不光是一个殖民统治下的共同历史背景,还是一种扎根于大都会的都市文化感性”。

上世纪30年代的摩登上海之所以摩登,是因为它以一种无法被复制的形态永远存在于另一个时空。即便被人们无数次翻出来怀念,都只能是一场逝去的梦,拥有最为本真的新奇与快乐。全书最吸引人的部分,莫过于对昔日上海的真切重绘。通过那些老相片,每个人都能够想象和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摩登时代。

通向罪恶的爱情

/ 黄川

《嫌疑人X的献身》是东野圭吾“加利略系列”第三本。小说讲述了数学天才石神为了帮助靖子母女隐藏杀害前夫的罪行,设下整个骗局,与警方展开连串斗智斗勇的故事。它不同于以往的悬疑小说,开头就将凶手是谁、如何犯案等关键谜底交代了,但在结局才揭示出“献身”的真正含义,给人以巨大的心灵震撼。

所有精心设下的骗局皆是为了守护一个人,甘愿背负一切罪名,即使违背自己的良心,也要为曾经给他温暖的女子奉献自己的一生。但这是错误的行为,最后必将酿成悲剧的后果,我为这个数学天才感到心痛和悲伤。

小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,便是末尾:“石神继续嘶吼着,草率觉得他仿佛正呕出灵魂。”石神牺牲了一切,已做好顶替靖子去坐牢的准备,可在最后关头,深受良心折磨的靖子跑来警察局认罪。他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,再也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,一直沉着冷静的石神终于内心崩溃,彻底爆发。这般的失态又与前面石神沉静冷酷的形象截然不同,是他此刻的真情流露。

这是一个无法用简单的善恶标准去评判的可怜又可悲的人物。小说里说:“逻辑的尽头,不是理性与秩序的理想国,而是我用生命奉献的爱情。”但我认为,当这份默默奉献的爱情通向罪恶后,即使再美好纯洁也被污染了。爱情是美好的,献身是伟大的,然而以爱为名的罪恶,却是丢失了爱情所象征的纯净本质,也丢失了自己的初心。

中国乡村的“慢教育”样板

/ 张涛

“慢教育”,是有意提出来的。为的是对抗“快教育”。什么是“快教育”?“快教育”是指什么都快。



比如:成绩,是衡量一个孩子的核心指标。学习好的,就是好学生。学习不好的,就是不好的孩子。忽视了“开窍”有早晚之分。

比如:作业,一天到晚不断,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,莫不如此。每一个孩子,都是在“题海”里泡大。直到,考上大学,学习的胃口被彻底的糜烂,见到书就想吐,为止。

再如:美育,几近于无。学校的美术课,多让位于语、数、英。校外的美术培训,又多以代笔糊弄家长(口袋里的钱)。蔡元培先生近百年前所言“美育可以代替宗教”,被置之云霄。

再如:体育,我听过一个老师讲的真实故事:她们学校(小学)禁止学生奔跑!因为,有一个孩子奔跑时摔倒磕掉了牙。想来让人不寒而栗:孩子不让跑,那还是孩子吗?

不胜枚举。慢教育,怎样一个慢法?首先,我们认为教育就不能快,特别是小学和初中更不能快。

小学一二三年级,是幼儿园的延伸,身体与智力还在为未来做准备。这个时候重要的事情是:培养他们对学校的适应能力,与老师、同学、环境建立良性的互动;多接受艺术熏陶,手

巧自然心灵;多晒太阳多运动,知识早晚都能学,身体是一辈子的事。

比如数学,一二年级只建立数的概念,免去大量的计算,等到三四年级再开始加减乘除的列式,孩子们会轻松很多。这不是我们的发明,华德福和国内个别学校就是这样做的。数学,是个抽象概念,对六七岁小孩来说,真是比较难翻的一道墙。

我们的想法很简单,回归教育的本质:育人,不能急,得慢慢来。我们用9年来养一个孩子。养什么?

养他/她的德。人无德不立。拿什么养?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人则孝,出则悌”来养。

孝,以前,现在和未来,都是我们的根。根不深,断不会成材。大品格大孝,小品格小孝。

品德之培养,是学校的核心,无二。不用外寻他途,先贤的谆谆教诲中,先辈身上,我们自己身上,无处不在。悌,是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联接。培养善良、友爱、礼貌、有度的未来公民,是学校与家庭的共同责任。

养他/她的心。心灵就是大地,之上可以生长任何庄稼。

用什么养?用艺术。美源于生活,孩子们就是生活中的小动物,他们有万般的感触,有灵巧的小手。给他一团泥巴、一张纸或一个线团,他可以造万物出来。

毕加索说:我一辈子都在努力,想像一个儿童那样画画。

没有比艺术更能启迪心灵的了。

我们设置了美院制的4个专业画室:泥陶室、版画室、综合绘画室、综合材料室。每周一至两次大课,每次90分钟,两个美术老师。

9年的艺术薰泡,会怎样?

我们无法确切回答这个问题。但,我们的艺术总监——有着20年儿童艺术教育经验的关勇,会笑着看着你说: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,咱们拭目以待,如何?

做这个乡村“慢教育”试验的,是中山桂南学校,有着正规办学资格的私立学校,居五桂山下,依百年客家古村。

接骨木

/ 桑子

喝过一款哥伦比亚咖啡,风味主打接骨木花!想象一下,拥有丝绸一般柔滑的口感,掺着麝香葡萄奇特的香气,啥滋味?

接骨木(Elderflower),欧洲常见小乔木,有着奶白色的花朵和多汁的浆果,清新宜人的香甜味与麝香葡萄相近,但叶子会释放一种强烈的臭气。英国谚语说,“若接骨木不开,英国的夏天便没有来到”,而其紫黑色浆果大串大串下垂之际,夏天就结束了。

可避邪驱魔,可除金属器具毒性,可保证主人寿命……欧洲人相信,养殖接骨木意味着消灭、守护、避邪。苏格兰人就习惯于在4月的最后一天收集接骨木叶子,把它们黏在门窗上,以防止女巫进入家门。

在北欧神话里,妖精之母希尔达住在接骨木的根里。在那挪威民间故事中,希尔达住在丛林深处,咏唱美妙的歌曲,勾引那些到森林砍柴打猎的壮士流连忘返。当代漫画艺术家卢克·皮尔森的名作《希尔达》,灵感就来自北欧民间传说,说的是蓝发少女希尔达和母亲搬到巨怪堡遇到巨人族、妖精族和幽灵的历险故事。

在古代,德意志人视接骨木为圣树,认为接骨木乃灵魂栖息之所。在中世纪,燃烧接骨木或者将其放进屋里,都是不吉利的。在巫术中,接骨木的树枝是用来制作魔杖的,当代风靡全球的小说《哈利·波特》普及了这个说法,一根令所有巫师都觊觎的接骨木魔杖,竟然是能战胜死神的强悍圣器。

把这样一种神秘植物用在医学上,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是第一人,从他开始,接骨木就成了治愈发烧感冒的最佳药草。民谣誉它“皮叶花果,件件是宝,样样有效”。当代德国植物学家玛丽安娜·波伊谢特在其著作《植物的象征》中更如此总结:“在荒村僻野,如果接济一家人口粮的是榛子树,那么接骨木就是他们最好的医生。”

接骨木在西方文学中的频频出彩,还有现代诗歌。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《接骨木》最是名闻遐迩。

“接骨木充满了整个花园/接骨木翠绿,翠绿/比木桶上的霉菌更绿/比初夏的来临更绿/接骨木——蔓延到日子的尽头/接骨木比我的眼睛更绿……/接骨木,那倾吐和溃败的麻疹——直到冬天,直到冬天/那些小小的浆果竟比毒药更甜蜜……/接骨木,在你与我之间/似有一种犯罪般的激情/接骨木——我真想以你来命名/世纪病……”

最具茨维塔耶娃诗歌个人风格的这个意象,阿赫玛托娃《我们是四个》也作了明证:“哦看!——那新鲜黑暗的接骨木树枝/就像是茨维塔耶娃寄来的信!”

进与出

/ 安东

进入画室一般是安全的吧?进入那扇门可能迎面而来的是黑洞?一道红光?或者是一片新大陆?谁又能知道。形色的精致与无序,正常与疯狂的搁置,比例怪异却也和谐的放大缩小,都只为进入那道窄门而准备。

“那里”既不在天山也不是悬崖,可要到达那里,即便艺术家也会时不时地感到寒风四起。处于混沌中的喘息令人常感上下为难左右不是,溺水的风险也会随时发生。危险?安全?究竟是宣纸抚平了你的肉身,还是你裹挟着宣纸出离?

与其说感性与理性的纠缠混杂,不如说是极致的感性把我们引向了莫名。试想沉溺于一片沼泽,前行的路在哪里?压抑?焦虑?躁郁?恐惧?窒息?身体上的瘙痒疼痛?还是心脏

的狂跳不已?肉体与思想的撕扯和分裂,理性分崩离析,当意识渐渐模糊,剩下的工作将由潜意识代替。

灵感的线索源自哪里?画家眼中的影像会是怎样?画室也许会映照出一小部分,有时像翻地一样翻开新土再去压平,接着再翻开一块再去压平。周而复始,一道道的门并没有与你的视线平行,不停地抽纳之间,仿佛这些门都被撞开,艺术也就在这门缝中的幽闭处隐藏与你对视。一切故事、联结、感觉、形状……就在这门里门外不断涌动。

重生与蜕变,笔与笔的交缠,墨与色的低吟,是让艺术走向危险亦或是获得宁静?好像若有若无却又若隐若现。当我再次进入那个“门”……我回来了……下次还要再进入吗?下次我还能出得来吗?

珠海书城 本周新书畅销书榜

- 《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 1:中国是怎么出现的》 杨照 著
- 《AI极简经济学》 阿杰伊·阿格拉沃尔 著
- 《盛夏方程式》(日)东野圭吾 著
- 《越简单,越美好》(瑞典)罗敷 著
- 《冷场》 李诞 著
- 《早安,生活 2019:浪漫时代 雪莱绿 拜伦红》(英)拜伦、雪莱等 著
- 《文学履途》 组编
- 《迷人的技术》(美)凯莉·魏纳史密斯 扎克·魏纳史密斯 著
- 《咏远有李》 李咏 著
- 《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》(日)是枝裕和 著